

戴安瀾血灑異域

● 王健

抗日名將遇伏殉國

戴安瀾（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抗日名將，陸軍第二師師長，抗戰時期在緬北仁安羌解英軍之圍的戰役中立下殊勳。仁安羌大捷不久，率軍北撤至孟關時遭日軍伏擊，腹部中彈，壯烈殉國，追晉陸軍中將。

戴安瀾字衍功，號海鷗，安徽無為人，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九日生於無為風和村，祖父戴昌淦為遜清貢生，早年病故，祖母周夫人含辛茹苦撫育兩遺孤，及早，伯父戴日蒸在鄉里享有文名，愛戴安瀾如己出。其父戴禮明以公正聞名，為鄰里排難解紛，極受敬重。一九一〇年，戴安瀾六歲，入學塾啓蒙讀書，過目不忘。數年後，因伯父的關係受業於桐城周紹峯門下，周氏為當地名士，道德文章向為學子所景慕，周氏向人稱讚說：「此子秉賦優異，後必有成。」戴安瀾後來負笈白下，考入安徽公學肄業，接受新時代

教育，革命思想開始萌芽。欣然有救國救民之志。一九二四年，戴氏的叔祖父戴端甫，在廣東任建國粵軍第四師團長，召他前往，訓勉他要立大志。翌年一月，在叔祖父引導下，考進黃埔軍校第三期步科學習，年僅十七歲，畢業後，奉派至教導第二團任見習官，不久升任排長，而後即在教導第二、四、五團之間依次歷練，歷任排、連、營長。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後，隨軍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連長，當時戴端甫為副官處長。不久，調任第一師連長，屬徐庭瑤指揮的戰鬥序列，作戰勇敢，奮勇直前。

北伐時期首立戰功

一九二八年調第一師連長，參加江西剿共。翌年，調中央軍校區隊長，一九三〇年調任第二師迫擊炮連長，參加中原大戰，隴海鐵路之役，在蘭封奮勇當先，右臂負傷，因功升任營長，不久，再升中校團附。一九三二年，調任第四師補充團團長，率部參與

江西剿共作戰，追擊敗逃共軍，在鄂、豫、皖三省邊界運用迂迴戰術，痛殲共軍主力，造成金家寨大捷，積功升為第十七軍第廿五師三十七旅一五三團團長。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華日亟，一九三三年春天，日寇魔掌伸向華北，挑起長城戰役，第廿五師奉調北上支援抗日，戴安瀾奉令率團守備古北口，將軍樓右方至龍兒峪以東的一塊約五百公尺的高地，三月十日，日軍大舉進犯，戴安瀾率部迎頭痛擊，苦戰三晝夜，部屬傷亡慘重，但堅苦支撐，屹立不搖，卒配合友軍將一度失去的右翼防線奪回，擊退來犯日軍。此役，使戴安瀾受到師長關麟徵的重視，成為沉著應戰的典範。戰役後獲頒雲麾勳章。以後又轉戰隴綏、天水、平地泉及定遠營等地，卓著戰績，獲頒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

出任機械化師師長

一九三七年，抗戰正式展開，戴安瀾率

部在魯南作戰，還擊自徐州北犯的日軍，阻止其運動，造成轟動國際的台兒莊大捷，軍民士氣大振。戰後升任副師長。旋即奉命兼任第十一集團軍總部幹訓班教育長，以科學方法，辦理幹部速成教育，充實戰力。一九三九年調升第二師師長，該師是陸軍的第一個機械化師，到任後手編「磨勵集」正續兩部，對班、排、連之攻防及射擊訓練法講述甚詳。又作戰場行一歌，詞曲雄壯。這時的戴安瀾師長年僅卅五歲，是陸軍最年輕的將領。同年十一月，率部馳騁廣西南寧一帶，與日軍對峙於鬱江北岸，使敵人不敵輕越雷池，乃迂迴前進。戴氏為阻止敵人前進，正面攻擊，身先士卒，曾負重傷，蔣委員長派大員慰問。

傷癒後，戴師奉調至賓陽地區，十二月十六日揮師猛攻崑崙關，與日軍第十二旅團，和由南寧增援的兩個步兵聯隊，在敵我兵力懸殊的劣勢下，浴血鏖戰，我軍士氣高昂，不怕犧牲，反覆爭奪各地形要點，三攻三克，擊斃日軍十二旅團長中村正雄，聯隊長三木吉之助等兩千餘人，遺屍遍野，血流成河，再次締造抗戰史上輝煌的勝利。日軍聞名喪膽，譽之為「虎師」。此役，戴安瀾因功績獲授四等寶鼎勳章。

一九四〇年冬天日寇圖犯雲南，戴師移往黔中，埋首訓練，夙夜匪懈，成績冠於全國。一九四一年秋，日軍假道泰國，進窺緬滇，戴師西移，準備出征。

率師遠征壯懷激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侵入南亞的日軍大舉展開攻勢，侵入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壓迫駐緬甸的英軍，我國的滇南亦告危急。當時，我政府擬派軍協助緬境英軍防衛，但英軍指揮官蒙巴頓另有企圖，拒我援軍。一九四二年元月卅一日，日軍箭頭指向緬甸。二月廿五日新加坡淪陷，日軍為徹底打擊英軍，切斷我大後方的國際交通孔道滇緬公路，以其第十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五師團共十餘萬眾，集結泰北及緬南，分三路北犯。其中一線由仰光沿鐵路線進迫緬甸中部的同古，英軍壓力大增，要求我軍增援。此時，在國際方面，日、德、義三國已組成軸心國，對美、英、中、法等同盟國作戰。我政府決定組織遠征軍開赴緬甸作戰，以駐滇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第六軍（軍長甘麗初）及第六十六軍（軍長張軫）九個師十餘萬人組成中國遠征軍入緬援英。出師之日，蔣中正委員長召集全軍訓話，勉以必死的決心為國爭光。三月四日，戴安瀾的第二師師為先頭部隊，兼程攻擊前進，展開中英協同作戰，阻止日軍北上。

四個師團的日軍大部分受過叢林作戰訓練，戰鬥力甚強，以分進合擊的方式，攻向緬北。中國遠征軍由羅卓英指揮作戰，戴安瀾的第二師擁有兩個摩托化的步兵團，兩

個戰車團，為第五軍軍長杜聿明麾下最精良的部隊。出發之日，戴安瀾誓言：「為了國家安危，自今而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並賦七言絕句兩首：

萬里旌旗耀眼開，王師出境倭寇推，揚鞭遙指花為載，諸葛前身今又來。

飛馬奔車走入荒，遠征功業邁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力挽長弓射夕陽。

皮龍河畔痛殲日軍

出發後的第二師快速前進，當日越過緬甸舊都曼德勒，六日趕至同古，與駐守英軍會師。八日，英軍棄守仰光，使我遠征軍與英軍共守仰光的計劃泡湯，只好在同古佈陣迎敵。三月九日，蔣委員長在曼特勒單獨召見戴安瀾詢問二百師是否在同古堅守一兩週，戴安瀾立正誓言：「此次遠征是唐明以來揚威國外之盛舉，戴某雖戰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敗兇焰，固守同古。」同古是南緬平原上的一座小城，有時譯作東吁或是東瓜，人口十一萬，同古距仰光二百六十公里，扼公路鐵路和水路要衝，城北有永克岡軍用機場，同古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戴師抵達同古後，立即派遣搜索騎兵團和五九八團第一連，接替皮龍河英軍防務，同時展開地形偵察及敵情蒐集。他根據資料研判，日軍素來驕橫、輕敵、冒進等特性，審慎部署兵力，他在河的南岸構築狙擊陣地，在河的北岸修建警戒哨所，在兩百公尺長的大橋下安裝

炸藥，作好炸橋的準備工作，這些布置都偽裝得十分巧妙，與原來地形無異，甚難辨出。

三月十八日接敵，戰鬥爆發，十九日清晨，日軍第五十五師團搜索隊約三百人，乘摩托車駛上皮龍河大橋，該師埋伏部隊見時機成熟，迅速用電點火，引爆炸藥，大橋立即被炸斷陷落，橋上敵人連人帶車摔落橋下，血肉橫飛，慘叫不已。其後續車隊擁塞在河南岸公路上，亂成一團，我埋伏在大橋南北兩岸官兵，即用輕重機槍，以及各式武器，向慌亂中的日軍猛烈掃射擊，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激戰，敵人遺屍二十餘具，鹵獲步槍十枝、輕機槍兩挺、摩托車十九輛、殘敵倉皇逃遁。次日戴安瀾親自巡視戰場，派五九八團的一個營接替騎兵搜索團防務，換防時又與日軍遭遇，雙方激戰，又擊斃敵人兩百餘人，並鹵獲敵人作戰地圖多張及陣中日記等文件，獲悉日軍因補給中斷，已陷困境。

三月廿日，日本空軍以兩百架飛機轟炸緬甸南部英軍最大馬圭機場，英緬空軍除少數逃到印度外全部被殲滅，自此二年時間，英美空軍在戰場上不見了，現代戰爭沒有控空權是如何的痛苦。

三月廿三日，日軍第五十五師團主力抵達，配屬戰車部隊，在廿餘架戰機掩護下，向二百師陣地猛攻，而我第五軍主力因運輸關係，要廿六日後才能到達。戴師人少勢孤，處於劣勢，但戴安瀾沉着應戰，血戰兩日，官兵傷亡百餘人，五九八團副團長黃景升陣亡，使戴安瀾極為痛惜。

行軍途中受襲重傷

廿四日，日軍集結兵力，猛攻同古，戴安瀾於當晚召集營長以上幹部，宣示必死決心，率先立下遺書。廿五日，日軍以三個聯隊的優勢兵力，從南、西、北三個方向圍攻同古，企圖將我軍分割為二，再行圍殲。但在我軍英勇抵抗，激烈巷戰，暫撤至城外鐵路以東地區，調整部署，重新戰鬥編組，入夜，又將敵驅出城外。

三月廿八日，日軍五十六師團前來增援，以五比一絕對優勢，向我軍陣地猛撲，不惜犧牲勢在必得，施放糜爛性的毒氣，企圖消滅二百師，但戴師官兵英勇浴血奮戰，不稍退讓，雖重創敵軍，自己傷亡亦重，而且補給中斷，有全軍覆沒之虞，乃在軍長杜聿明命令下，於廿九日棄守同古，撤往色當河東岸。但戴安瀾審機度勢，若於彈盡援絕時遽撤，勢必全軍覆滅，乃仍在原地支持至卅日，其本人親入同古險地，逐步安排退走部隊，卒告全師而還，北退至平蠻納附近整編，重整軍容。

同年四月五日，蔣中正委員長飛抵臘戍，視察遠征軍，翌日乘汽車至梅苗，召集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史迪威，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官羅卓英，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及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討論戰局，四月十四日，英軍第一師放棄馬格威，使我軍側翼大受威脅，十六日，英軍退至伊洛瓦底江東岸的仁安羌時遭日軍包圍，我遠征軍派遣新編第卅八師（師長孫立人）一一三團馳救，強越伊洛瓦底江，擊退日軍，救擊英軍七千人，這個勝利帶給緬甸戰場一個興奮劑。

四月廿一日，中路日軍兩個師團上百架飛機掩護進攻曼德勒，同日，在東線一千公里樂可失守，第六軍五十五師全線退守，致使東部出了一個大缺口，師長陳勉吾受到嚴斥，這時根據盟軍情報，日軍侵略的四個師團在曼德勒正面方向僅有三個，有一個不見了，這是日軍最精銳的五十六師團，但在緬喪失了空中偵察的能力，這五十六師團由東面千里奔襲，四月廿四日，一股數目不詳的日軍隱蔽通過山區，攻佔遠征軍側背要地蒙吉，杜聿明率第五軍火速增援，二〇〇師打頭陣在廿四日開始激戰二日收復，但日軍早在廿日攻下蒙吉後，繳獲大量車輛，加速北上，五月廿八日這隻部隊攻下臘戍，日軍五十六師團奔襲完全成功，把國軍遠征軍困死在緬甸，全軍等著被殲滅。

四月卅日，攻佔臘戍的日本五十六師團兵分兩路，一路撲向緬甸最北的密支那，一路由坂口少將率領沿滇緬公路向中國境內挺進。

五月八日，日軍優先佔領密支那，使遠征軍陷入絕境，五月十六日，第五軍部隊進入胡康河谷，棄車上山伺機進入國境。此時正當緬甸雨季，大雨滂沱，螞蝗蚊

蟲肆虐，瘟疫瘴氣迷漫山區，舉步維艱。日軍極欲置二百師於死地。日軍廣播說：「要奠定東亞和平，非消滅第五軍的二百師不可！」可見其對二百師的痛恨和畏懼。

五月十八日夜，第二師官兵在急行軍途中，在通往郎科至摩谷的公路時，遭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埋伏攻擊，激戰一晝夜，傷亡慘重，五九九團和六百團，各剩下一營不到的兵力，五九九團團長柳樹人、副團長劉杰同時陣亡。戴安瀾胸部和腹部各中一顆機槍子彈，倒在路旁草叢中，血流不止。他自知傷勢嚴重，力言：「如他殉職，由師步兵指揮官兼五九八團團長鄭廷笈上校帶領部隊，返回祖國。」

醫藥缺乏良將捐生

受傷後的戴安瀾由部屬用擔架抬著行軍，因醫藥缺乏，傷口潰爛，加之天雨不止，加速體力損耗，三天後竟告不治，壯烈成仁，年僅卅八歲。

戴安瀾的遺骸本來由官兵裝入木棺，攜之前進，但因天熱易腐，不得已予以火化，骨灰攜回祖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陸軍中將，入祀忠烈祠。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國府又在廣西全州舉辦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有代表萬餘人參加。其夫人銜哀輓之曰：

天道無憑世道衰，君斯壯烈成仁，已僥倖薄取勳名，略酬素志；國難未紓家難續，

我忽強肩重任，應如何勤侍二老，教撫孤兒！讀之令人動容。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第二十一屆軍人節，亦為抗戰勝利第三十週年紀念日，台北郵政總局發行「抗日英烈像郵票」一套，以張自忠、高志航、薩師俊、謝晉元、閻海文及戴安瀾六位英烈遺像為圖案題材，作為紀念，以慰忠魂。戴安瀾的骨灰在大陸亦由後來的中共政權遷葬安徽蕪湖的小緒山上，列名抗日革命烈士，修整墓園，供後人憑弔，一代名將，永垂不朽。

戴安瀾殉國時，其妻王荷馨，年僅卅六歲，遺有三子，長子覆東，十四歲；次子靖東，四歲；三子澄東，方週歲；女兒藩離，年甫六歲，烈士遺孤，境遇堪憐。

在海峽兩岸，因多年國共兩黨內戰，黃埔師生多為其「黨」犧牲，故國府忠烈祠所紀念的先烈，中共絕不追認。民國卅一年戴安瀾殉國，美國羅斯福總統向戴氏遺孀王荷

馨女士頒發國會勳章乙枚。公祭之日，毛澤東忽然寄來輓詩，這首詩在他詩文集中也保有的，是這樣寫的：

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

師稱機械化，勇奪熊羆威。

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在毛詩詞中，除對彭德懷有救命之恩，寫了一首「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以外，對軍人懷念，這首詩是絕無僅有的，可以說十分珍貴了。

周恩來致敬的輓詞是：「黃埔之英，民族之雄」，這也十分難得。

時光悠悠的逝去，等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反右派前夕，中共政府公布追認戴安瀾是革命烈士，現在海峽兩岸忠烈祠都有烈士戴安瀾靈位，可以俎豆千秋，亦可告慰戴烈士於九泉了。：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 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① 汪貫一（前中）與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三排中）早年合影（文見八十三頁）

② 李壽雍早年的照相。（文見八十頁）

王健「戴安瀾血灑異域」插圖（文見七十頁）

③ 戰死沙場的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將軍。

